

全球化時代下的海軍與海權發展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Navy and Sea Powe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常漢青 (Han-Ching Chang)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上校主任教官

摘 要

全球化的趨勢與現象導因於遠距離的交通運輸與資訊網路系統科技的快速發展，國家的發展已不再侷限於區域性。冷戰結束後，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不再受到意識形態的操縱。傳統的意識形態的軍事對抗將逐漸降低，而經濟性的安全議題則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思考方向，亦成為國與國之間相互對抗、牽制的手段之一。未來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海權發展中，海軍武力的運用將著重於區域性整合，以國際法中航行自由的維護為目標，以及作為國家之間海洋利益爭端的工具。

關鍵詞：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海權理論、海上交通線

Abstract

The trend and phenomena of globalization are result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will no longer be limited to the region where it is locat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manipulated by ideology anymor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military confrontation has gradually diminished, while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have emerged and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inking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ne of the means used by countries to compete and check and balanc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naval force will be focused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will be used as a tool for competing maritime interests among countries.

Keywords: Era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of sea power,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

壹、前言

全球化的趨勢與現象導因於遠距離的交通運輸與資訊網路系統科技的快速發展，國家發展已不再侷限於區域性。冷戰結束後，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不再受到意識形態的操縱。傳統意識形態的軍事對抗可能性將逐漸降低，而經濟性的安全議題則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思考方向，亦成為國與國之間相互對抗、牽制的手段之一。然全球化的挑戰主要在於國際經濟活動的面向，促使過去地緣政治的傳統距離，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概念重新被界定。21世紀社會中最大的特點是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訊息傳遞模式與速度的改變。遠在地球的另一端國家或地區發生意外事件，影響所及不僅僅是發生地區，也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問題。例如，美國雷曼兄弟所引發的衍生性商品問題，造成全球金融海嘯。非洲伊波拉病毒，引發疾病擴散問題。中東地區的宗教衝突，引發的石油價格變化問題。日本311海嘯，引發核輻射擴散問題等。全球化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國際法的普遍管轄原則，普遍為世界各國所重視與依循，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人道法等，成為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循的法則。又如國際間的漁業協定、伊拉克戰爭對平民的保護原則，以及對違反國際法的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執行法律追訴懲戒等。全球化在某些議題上，也限制強權單方面對弱國採取為所欲為行動。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傳統由海軍、貿易及殖民地三個要素所構成的馬漢與柯白海權理論，以及冷戰時期前蘇聯所提的國家海權論，在全球化時代將面臨挑

戰。由於殖民地在二戰後紛紛獨立成為主權國家，西方強權運用海軍爭奪殖民地專屬貿易權，已不復存。且國家在海權發展核心仍在於海軍力量的運用。正如美國國防大學海軍戰略研究所(Sam J Tangredi)教授認為現代海權就廣泛的定義來說，為民族國家國際海上商業與海洋資源利用的結合。以及將軍事力量投射到海上，即使用海軍武力手段以影響陸上的事件為目的，其目的為從海上控制海上及區域商業與衝突。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海權的廣泛定義往往受到一個較為狹隘以軍事為概念的海權所挑戰，而此軍事概念可能是一種部署或來自海上。¹因此，本文試圖從海軍力量的運用角度，以及海軍與海洋貿易交通線的關係探討海軍與海權的發展。而非傳統安全作為雖可說是海權發展之一，但主要在於平時的國家安全的領域，海軍僅是一種執行工具，將不是本文主要研究核心。

因此，本文將經由下列幾個問題的研究，提出在全球化時代下海軍與海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 一、全球化對地緣政治與海權的影響為何？
- 二、全球化時代下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在海權發展中的地位與效能為何？
- 三、在全球化時代下，海上交通線是否有被封鎖的可能？
- 四、在全球化時代下海軍在海權發展中扮演何種角色？

貳、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特性

20世紀的80與90年代戰後的西歐國家及亞洲的日本與四小龍，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擴大了世界市場貿易。同時資訊科技的日

1 Sam J. Tangredi, *Globalization and Maritime 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2), pp. 3-4.

新月異，增強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強意識形態的對抗結束，也宣告共產主義計畫經濟的失敗，相對的使世界朝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趨勢發展。聯合國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蓋里曾宣布：「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²中國大陸復旦大學教授倪世雄，在其「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一書，綜整西方著名學者對全球化在國際治理的觀點，詹姆斯·羅斯諾於1996年所發表一篇「全球化動力說」論文，認為全球化已超越了地域的疆界，而在全球化的推動上，可透過對話與溝通機制的建立及同質化等基本途徑達成。賽約姆·布朗在「變化中全球體系的國際關係」一書中，認為可將「世界政體」界定為在全球的架構下對規則的制定與執行，並處理和解決世界的衝突。全球化的問題將包括無政府狀態下，世界秩序的治理、國際合作、戰爭與合作等。托馬斯·弗里曼在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體系論」一書中，認為全球化並不是一項選擇，而是現實。全球化時代將直接或間接改變所有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在全球化體系下也建立在國家間的傳統平衡、國家與全球市場間的關鍵平衡，以及個人與國家間的協調平衡基礎上。肯尼思·華爾滋在1999年所發表的「全球化與治理」的文章中，認為全球化意指跨國發展條件的相近或

一致，在全球化條件下進行治理，相互依存將與和平再連繫一起。³而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伊於2000年「外交政策」春季號所發表的文章，對全球化與相互依存作有系統比較。認為全球化是全球主義的一種特殊形態，而全球主義是反映全球相互依存網路的世界狀態。因此，全球主義或全球化將呈現經濟、軍事、環境、社會與文化全球主義的形式。⁴最後，詹姆斯·密特曼於2000年出版的「全球化綜合觀—變革與阻擋」一書，認為全球化是國與國之間相互交流與影響的過程，反映出國際間相互連繫與相互依存的不斷增加。這種過程往往也使得具有較強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國家向相對較弱的國家滲透。⁵

羅天人對全球化特性指出，全球化就是以國家或地區為基礎的界線被大幅的開放，提供了跨區域的生產互動與交流，進而促進區域的整合。全球化強調互利合作，以對話、談判替代衝突與對抗，反對以武力解決爭端的霸權主義。在經濟領域方面，區域整合使小國家運用區域國家間以集體的力量對抗強權或是因應全球化的策略。在軍事方面，冷戰結束後區域出現大量共同防禦與多邊安全協定，這樣的發展過程，將朝向國防軍事全球治理的趨勢。⁶然不可否認，在全球化時代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治理也會受到

2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14年），頁414。

3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2, No. 4, Dec, 1999, pp. 693-700. <<https://webfiles.uci.edu/schofer/classes/2010soc2/readings/8%20Waltz%201999%20Globalization%20Governance.pdf>>（檢索時間：2016年6月25日）

4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No. 118, Spring, 2000, PP. 104-119, <<http://www.asu.edu/courses/pos445/Keohane%20and%20Nye--Globalization%20What's%20New%3F%20%20What's%20Not%3F.pdf>>（檢索時間：2016年6月25日）

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頁416-421。

6 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總主編，《國際關係》（臺北：五南圖書，2007年），頁93-107。

霸權主義的挑戰。例如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的事件中，聯合國於2002年通過的1441號決議，以及武器檢查團重返伊拉克檢查後，並無發現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報告下，仍無法阻擋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決定。由此可知，強權國家在國際體系對權力任意的行使，是造成全球治理無法避免的困境。畢竟，國家權力不會因國家疆界被滲透，或部分權力被其他行為者分享而弱化。⁷此外，全球化從法律層面分析，主權國家逐漸將國際法內化成國內法的趨勢。國際組織的條約規範，透過國內法的轉換成為具有法律約束效力的條約。⁸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俗稱「京都議定書」為例，雖此議定書尚不具備強制約束力，但世界上除美國等少數強權國家為其國家經濟利益，採取反對立場外。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採取自發性的朝向條約規範努力。這也迫使美國強權等少數國家，雖不情願但也願意配合執行某項條約規範。另外，全球化時代也凸顯聯合國在國際事務的處理權力上，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由於聯合國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又受主權國家的制約。其重要職能之一為藉由集體安全機制，以談判、調查、斡旋等和平手段解決主權國家的爭端。⁹然聯合國對主權國家的干預問題始終具有相當大的爭議，尤其是武力的干預。以南海爭端為例，南海島、礁的歸屬爭端屬於主權國家的爭端。相關主權國家也願意在聯合國的呼籲下，以和

平協商的手段替代武力的衝突。使得確立與規範主權國家權力的國際法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成為主權國家運用的普遍原則。其中美國雖不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約國，但美國仍一再宣稱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立場。

依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經濟是推動全球化的主要根源與動力，經濟因素影響著政治決策，也同樣的影響到軍事戰略。由此，在全球化時代下，主權國家相互依存的經濟主權戰略。¹⁰於國際社會互動中，除可成為政治上爭取權力的手段外，亦可成為主權國家間軍事對抗策略。因此，全球化下的軍事安全議題亦將是主權國家海權發展的重要課題。由於生產與市場的全球化，使得主權國家間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減小，軍事安全的定位必須重新思考。國家之間的競爭將以吸引跨國資本的競爭為核心，而領土主權的競爭則將限於爭議性的地區。傳統「零和博弈」的遊戲，未來將在全球化時代的趨勢下逐漸降低。¹¹另在經濟區域整合的發展下，全球各地區將朝向多邊與集體防衛協議的發展，如東南亞國協(ASEAN)、歐洲聯盟(EU)及亞太安全合作會議(CSCAP)等。因此，全球化對世界軍事安全呈現出遠在區域以外發生的危機，都將會對區域國家產生影響。同時也促使國際組織或國際輿論對主權國家的干預，迫使主權國家在壓力下調整政策，以符合國際社會規範。¹²在國家安全方

7 袁鶴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臺北：若水堂，2004年），頁152-155。

8 徐曉明，《全球化壓抑下的國家主權》（上海：東華師範大學，2007），頁99。

9 同註8，頁112-113。

10 Ulrich Beck著，蔣仁祥、胡頤譯，《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年），頁147-152。

11 王逸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9。

面，軍事安全將受到全球國家體系的制約，且所面臨的威脅將不僅限於軍事方面。¹³ 然不可避免的是區域強權在區域防衛機構中，仍扮演主導的角色。¹⁴

綜觀上述對全球化的分析，在全球化時代下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特性具體提出下列6項觀點：

- 一、在資訊科技與交通運輸能力快速地發展下，國家的行為已超越傳統地域性的限制。強權國家對地緣以外的遠方區域國家，具備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即使是內陸國家也無可避免。
- 二、在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架構下，強權國家間因軍事衝突，進而引發大規模戰爭的機率將大大的降低。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傳統意識形態的對抗已消失。
- 三、在全球化時代的衝擊下，促使區域形成多邊經貿與安全組織的建立與整合。且世界上各國領土邊界，除南、北極條約限制相關國家對其領土的主張，以及少數尚有邊界領土爭議待協商外，基本上世界已無尚待發現或無主土地。區域強權透過占領鄰邊國家領土，以展示其霸權的可能性不高。
- 四、聯合國所主導的相關國際法規範及決議案的裁決，在全球化時代已逐漸成為普世價值，且為國際間和平解決爭端的法源依據。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相關沿海國家，對於島嶼、領海及專

屬經濟海域主權的伸張依據。

- 五、全球化時代下地緣政治的範圍，將不僅限於鄰近的周邊國家。凡可透過海洋相連的國家，均可對區域的地緣政治產生影響力。例如，遠在北美洲的超級強權美國，對東亞及中東地區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 六、全球化改變國際與國家安全的型態，例如恐怖主義的擴散、反海盜國際合作、災害防救及人道救援等。

參、海權理論發展的變遷

美國馬漢將軍於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認為英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她比其他國家更重視於海洋。在西班牙與法國的戰爭中，控制海洋就是獲得勝利。¹⁵ 認知形成傳統海權的3個要素為生產、海運及殖民地。生產的目的在於交換，海運就是用來進行不斷地交換，殖民地則是為了促進、擴大及保護海運。國家在發展海權時，為能確保航運的安全會儘可能的提供船舶保護。因此，海軍的需求係源自於平時航運的存在，當航運消失，海軍亦將跟隨著消失。唯具有侵略意圖的國家才會將海軍作為軍隊編制的一部分，維持一支海軍。美國在19世紀之所以武裝艦隊逐漸萎縮，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沒有侵略的意圖，以及商船隊護航的需求。然美國一旦發現海上貿易有利可圖時，即會恢復海軍力量。¹⁶ 一個國家對於海

12 馬維野，《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54。

13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Jonathan Perraton著，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鈴譯，《全球化大轉變》（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年），頁125-126。

14 翁明賢，《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臺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2003年），頁183-184。

15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海軍學術月刊社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1990年），頁1。

權的發展而言，所考量的並非國土面積的大小，而在於海岸線的長度與港灣的性質。¹⁷ 如果美國主要港口被敵人封鎖，雖然不會餓死，但對於國家的發展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為確保國家商業與貿易利益，以增加國家財富，海軍的任務不僅僅在使敵人遠離美國的港口，更要遠離海岸。如果國家不振興商業航運，海軍存在的價值就值得疑慮。¹⁸ 由此，馬漢認為海軍應始終是保持攻勢的防衛，使用所有的手段與武器，不論是否在我方或敵方的海岸，不待敵人前來攻擊，而是要前去迎戰敵人的艦隊。¹⁹ 馬漢將軍的海權理論，係建立在以美國的地理環境與國家利益基礎上，可說是代表著美國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海權思想。依據馬漢的海權理論認為要成為一個海權國家，國家的政策必須採取重商主義政策。²⁰ 馬漢的海權思想對世界各個沿海國家政策均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最深受馬漢將軍海權思想的是日本。因為在海洋的環境中唯有控制海洋爭取應有的權益，以及運用海洋獲得所需資源，方能使國家富強。由此，海權的構成要素則為生產（工業生產）、航運（船舶數量）、基地（海外據點）及武力（海軍實力）4個要項，分別為建立、運用、發展及控制海權的力

量。²¹ 美國自1865年結束南北戰爭，國家恢復統一後，經過20幾年的領土擴張與工業發展，1989年的美、西戰爭除驅逐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勢力獲得古巴、尼加拉瓜及波多黎各的殖民地外，在亞洲也獲得菲律賓的殖民地。另在拓展中國的商業貿易時，鑑於列強對中國的貿易特權，於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在中國的列強開放門戶，並遵守中國現行貨物稅率標準執行貿易，也確保中國領土的完整免於遭受列強的瓜分。²² 馬漢的海權理論提供美國在政策上據以運用海權走向世界舞臺的開始。

相較馬漢的海權理論，20世紀初英國的朱利·史塔福·柯白爵士(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的海權理論，認為海軍作戰的目標主要強調制海權的取得與交通線的控制。²³ 艦隊在海洋上是無法占領的，而是著重於對海洋區域的控制。對於馬漢所提海軍的任務在積極「尋獲敵人艦隊」並予以殲滅的看法，柯白認為「尋獲敵人艦隊」本身是無法達到決戰的目標。如果艦隊的第一要務是不論敵人的艦隊在何處，都要尋獲它並予以殲滅。此作為將使我們的艦隊僅能順從敵人的配置與行動，並舉1804年英國阿尚(Ushant)於接掌西戰隊指揮權時，對其副指揮官卡登

16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著，范利鴻譯，《海權論》（北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2-44。

17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著，范利鴻譯，《海權論》，頁56。

18 同註17，頁94。

19 Alfred Thayer Mahan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著，海軍學術月刊社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頁65。

20 王蜀寧，《海戰與戰略》（臺北：國防大學，2004年），頁45。

21 施治，《拿破崙、柯白、馬漢與海軍戰略》（臺北：三軍大學，1979年），頁15。

22 〈1899年9月6日 美國海約翰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中國網》，2009年9月4日，〈http://big5.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9/04/content_18461685.htm〉（檢索日期：2016年5月26日）

23 約翰·哈頓道夫(John B. Hattendorf)，維恩·休斯二世(Wayne P. Hughes, Jr)著，海軍學術月刊社編譯，《海權經典學說》（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1990年），頁88。

(Cotton)下達的命令說：「如果你所屬的任何一艘船沒有發現法國艦隊出海，就不得追蹤他們，除非已確定其航向。如果你無法保護海峽入口，敵人可能因而有機會入侵女王的統治權。這種保護措施是你的主要目標。」²⁴由此可看出英國柯白的海權理論，對海軍任務的指導，除了維護海上交通線所需的制海與護航任務外，確保本土不受到敵人侵犯也是主要任務之一。因此，從柯白在其著作「海權經典學說」可以了解到，柯白的海權理論著重於戰爭軍事層面的海軍戰略，較少提出國家層面的海洋戰略。因而發展出聯合盟邦、封鎖殲滅、護航船運的海權戰略思想。

從上述經典的海權理論可以看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海權理論，主要受到殖民主義霸權思想所主導，國際貿易建立在海軍武力的維護上。英國的柯白爵士與美國的馬漢將軍的海權理論，深深影響冷戰前各個沿海國家海權發展的政策。兩者理論間對於海軍戰略運用觀點的差異，主要在於前者著重於制海權的取得，目的在於抵抗敵人對領土的入侵、確保海外交通線及封鎖。而後者以殲滅敵人艦隊為主。此差別也可以反映出英國與美國在地理環境與國家資源不同的影響。美國的陸地領土是世界第三大國家，土地肥沃、礦產豐富、兩面臨海、南北陸地鄰國不具備威脅。而英國雖四周臨海但資源有限，海上貿易成為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由於鄰近歐陸的關係，英國在其發展上始終是歐陸強權對抗的目標。因此，美國在確保海

上交通線的問題上，相較英國來說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反之，敵人海軍艦隊的能力或潛在能力，才是美國思考國家安全維護的重要因素。

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美、蘇兩國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時代。美國依恃二次大戰後國力的躍升，以及對全球經濟的主導。運用海權力量對前蘇聯集團採取全球性的圍堵、封鎖政策。因而促使前蘇聯海權理論家高希柯夫(S. G. Gorshkov)元帥，針對前蘇聯當前國家發展現況，為前蘇聯的海權發展提出理論依據。認為海洋對國家生產力與財富的發展及累積是無法計算的，海權的發展是國家經濟與實力的象徵，同時也代表著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而海軍武力的建立不僅僅在對抗來自海上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維護這些海洋資源的利益，以增加經濟的發展。²⁵因此，從前蘇聯的地理環境分析，前蘇聯西方出海口由波羅的海通往大西洋的航道，受到德國、丹麥與英國的阻礙。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又受到土耳其在博斯普魯斯與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而東方出海口則受到日本與南韓的圍堵。前蘇聯傳統上是一個陸權國家，面對海洋發展除地理環境受到周邊國家許多的限制外，敵對的美國又是一個優勢的海上強權。因此，前蘇聯在海權的發展上先天及後天都受到相當大的阻礙。高希柯夫元帥除將前蘇聯的海權發展目標，明確定義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與資源，以及防禦敵人來自海上的攻擊外。在海上武力的建立上，相較美國海軍實力與科技的優勢，前蘇

24 同註23，頁142。

25 S. G. Gorshkov著，朱成祥譯，《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年），頁86。

聯艦隊為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對美國的艦隊主力形成一支相當大的制衡力量。依據二戰德國潛艦實戰的經驗，以及核子動力技術的發展，潛艦部隊即成為前蘇聯海軍優先發展的海上部隊。²⁶ 其次是海軍航空隊及飛彈快艇。並認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節制強權國家與爭端的依據。²⁷

因此，從高希柯夫元帥的國家海權論觀點，可說是代表著以俄羅斯為主體的東歐沿海國家對海權的看法，也深深地影響中共海軍艦隊發展與戰略思想。從上述經典的海權思想理論可以看出，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海權思想，主要受到殖民主義霸權思想所主導，國際貿易建立在海軍武力的維護上。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格局，前蘇聯高西科夫元帥的海權思想，則反映出一個大陸權國家對海權發展的看法。防禦敵人來自海上的威脅是核心目標，開發海洋資源才是次要目標。就美國人的觀點而言，認為前蘇聯海軍戰略目標為總體戰的嚇阻戰略。²⁸

肆、全球化時代對海權發展的影響

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美、蘇40年來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結束。加速了世界全球化的發展，同時也對各個國家的海權發展方向與政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在全球化時代中，21世紀的海權發展與冷戰之前的海權思想，有著與截然不同的觀點。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防研究系海洋研究教授及兼任柯白海

洋政策中心主任傑佛瑞·提爾(Geoffrey Till)在其所著「21世紀海權(SEAPOW: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在開宗明義即提出全球化已成為21世紀前葉影響戰略環境的主要因素。也必然成為各國在制定國家戰略、國防政策與海軍政策及規劃海軍戰略與建軍時的主要決策因素。而全球化對國防的含意即是促進「無國界世界」的發展，跨國經濟合作逐漸削弱以國家為單位的絕對統治權，也促使戰略家偏向地緣戰略，並已成為目前歐美國防思想的主要特點。澳洲前國防部長尼爾森(Brendan Nelson)曾說：「任何在中東及世界上偏遠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對我國與利益的影響，並不亞於發生在我國邊境的事件。」就歷史來看在全球化時代中，各國的大小衝突似乎特別與經濟的波動有關，認為全球化體系為一個動態體系；且全球化係完全仰賴自由的海上運輸，使得海洋與全球化的本質是密不可分的。²⁹ 雖然美國的海權發展仍然以馬漢的海權理論為中心，以支持美國達成單邊/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強化其維持霸權地位。³⁰ 但隨著2008年的金融海嘯的影響國力衰退，美國已無法再運用其絕對優勢的海軍武力，單獨對抗區域強權。

從上述對於全球化時代的特性分析，以及傳統的海權理論發展變遷。針對前言所提4個問題，可以獲得下列4項結論：

一、強權國家雖然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透過海洋將武力投射至遠方的爭端區

26 S. G. Gorshkov著，朱成祥譯，《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頁284。

27 同註26，頁69。

28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編，郭清志譯，《蘇俄的海權》（臺北：三軍大學，1970年），頁23-24。

29 傑佛瑞·提爾(Geoffrey Till)著，李永悌譯，《21世紀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年），頁17-20。

30 林文隆，〈美國霸權的崛起歷程與海權論〉，《國防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8年2月1日，頁37。

域，干預區域衝突與權力平衡。但在全球化時代下，地緣政治對區域穩定的作用逐漸增加。例如：美國藉反恐為由於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美軍介入敘利亞內戰。引發中東地區內部宗教派系紛爭，伊拉克海珊政權的垮臺，造就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簡稱ISIS)最大恐怖組織的興起。³¹ 再加上美國介入利比亞內政與敘利亞的內戰，從而形成歐洲難民潮問題。另在亞洲方面，東北亞中、日、臺釣魚臺列島主權爭端，以及南海島、礁主權爭端，原為相關地區國家的事務。由於美國透過海上武力投射的介入，並聯合印度與澳洲加入干涉南海主權爭端，加深美國與中共在南海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使南海情勢更加複雜化。這些都說明，區域外的海權國家，如果運用武力投射的方式，強勢介入區域國家內政。除會使區域權力平衡喪失外，更會不斷升高區域緊張情勢。

二、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相互依托，為使國際間各國的行為與互動有所依據與遵循。除加速區域（如東協+3）間雙邊與多邊的各项協定外，大型跨區域與全球性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逐漸發揮其功能。例如：針對北韓的核子試爆與彈道飛彈

試射問題，聯合國安理會依據1970年3月5日生效的「防止核武擴散條約」³²，無異議通過對北韓實施各項禁運制裁案。³³ 由此可以了解到，即使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面對北韓的挑釁採取單邊主義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仍無法確保區域和平，以及對全球性的核武擴散威脅。在全球化時代下美國要想重新建立所認可的全球性和平，在軍事安全上必須與區域強權合作。

三、自由市場經濟與跨國企業，已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核心動力。商業產品在成本、價格及利潤的考量下，許多材料、零件的製造與組合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從全球化經濟、貿易相互依賴的角度看。如果兩個敵對的海權國家，採取傳統海權戰略，運用海軍於海上從事交通線封鎖戰略，以削弱或迫使敵對國家屈服。在全球化時代下，將具有相當大的困難度。因為海上交通線的封鎖，不僅兩個敵對國家的事，而是所有與海上貿易有關的國家。例如：美國在印度洋對中共海上交通線實施封鎖，在此問題上首先必須面對下列幾個問題。首先是海上臨檢問題，現今許多跨國航運公司為成本、避稅與航運業務需求，往往將其所屬船隻登記在賴比瑞亞、巴拿馬、塞浦路斯等政府開放外國船舶入其國籍

31 黃靖軒，〈獲獎美國記者，揭露ISIS和「反恐戰爭」的真正起源〉，《報橘》，2015年11月18日，<<http://buzzorange.com/2015/11/18/isis-rise/>>（檢索日期：2016年5月29日）

32 李明峻，《當代國際法文獻》（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596。

33 陳韻涵，〈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制裁北韓決議案〉，《聯合新聞網》，2016年3月3日，<<http://udn.com/news/story/5/1537732-%E8%81%AF%E5%90%88%E5%9C%8B%E5%AE%89%E7%90%86%E6%9C%83%E9%80%9A%E9%81%8E%E5%88%B6%E8%A3%81%E5%8C%97%E9%9F%93%E6%B1%BA%E8%AD%B0%E6-%A1%88>>（檢索日期：2016年5月29日）

之國家，成為所謂權宜船。且由於國際貨物轉運快速，必須要靠跨國合作方能掌握貨品最終的目的地。其次，如果中、美雙方各自在其有利的戰略海域實施封鎖。區域航運的船隻將因保險費或繞道航行而增加的成本支出，進而造成世界性的物價升高。所影響的層面，將不再只是兩個敵對國家，而是全球性的國家。再其次，由於造船技術的快速發展，已非像19世紀與20世紀初一樣掌握在少數西方國家，各類貨、油輪的航行能力不斷增加。因此，對中共而言，由中東通往中國大陸的海上交通線不是僅有沿北印度洋一條，而是有無數條。如由地中海經過大西洋，經巴拿馬運河再經由太平洋回中國大陸等。僅是航運時間與成本增加而已，沒有被切斷的困擾。另除中國大陸到歐洲的輸油管已完成，海上的油輪運輸對中共的生存無絕對影響外，本國的天然資源亦可執行自助性的長期對抗。最後，海上封鎖效應將會引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與戰爭。不僅僅現今的美國承擔不起大規模戰爭的損耗，中共也不希望大規模的戰爭毀掉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經濟發展成果。中共國防大學教授也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於海上戰略通道的控制，即使是美國也必須借助區域盟國合作來完成。³⁴ 然冷戰時期美國對於海上交通線扼制點安全的維護，主要來至於防範前蘇聯對自

由國家海上貿易的威脅。但在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時代，對於海上扼制點阻礙的威脅，海盜、碰撞及區域不穩定的間接威脅遠大於直接的攻擊。³⁵ 因此，除非兩個沿海國家採取戰爭行為，否則全球化時代下，海上交通線的封鎖將不是未來海權發展的核心目標。

四、21世紀的海權發展，基本上已跳脫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海權理論。海洋資源權益（專屬經濟區）、海上航行自由等現今已受到國際法（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保護，使得如何運用海上力量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將是21世紀海權發展的主要核心。雖然殖民地式的貿易已不復存在，但美國仍然依靠著全球性海軍武力，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的霸權行為介入區域政治。由此，海軍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的海權發展，除負有防禦敵人來自海上的威脅，以及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保領海主權與海洋權益外。國際性非傳統軍事行動等將是21世紀海權發展的另一方向。例如索馬利亞海盜劫船勒索事件，³⁶ 引發各國對國際海上交通航道安全與自由的重視，採取積極性的反海盜護航行為。雖中共及俄羅斯因有其個別的海權戰略與政策，並未參加以美國為主的多國反海盜軍事行動，但對於確保公海航行自由與安全是認同的。另對於海洋資源的維護與污染防治、人道救援與災害防救，以及反海

34 梁芳，《海上戰略通道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64。

35 Sam J. Tangredi, *Globalization and Maritime 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2), pp.143-144.

36 影音中心，〈索馬利亞海盜囂張對峙 下一秒卻被俄羅斯海軍轟回老家〉，《中時電子報》，2015年11月30日，〈<http://tube.chinatimes.com/20151130004420-261412>〉（檢索日期：2016年5月29日）

盜、反恐與非戰鬥人員撤離等海上非傳統軍事安全，都將會是未來海權發展的方向之一。

最後，從全球化對海權發展的影響分析中，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新興的沿海強權在其發展海權時，基本上不會挑戰現有的海上強權。彼此之間雖會有衝突，但仍將在國際機構與國際法的架構下透過協商解決爭端。以合作方式控管因區域權力平衡的改變所產生的衝突。另非傳統軍事行動在全球化時代下已凸顯其重要性，對各國在制定其海洋政策與建立海軍武力上，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伍、結 語

全球化發展所導致整體經濟發展不均衡、區域性政治不穩定和國家間利益的牴觸都是衝突發生之潛因。因此，會加速區域整合，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等，這些國家伴隨著與日俱增的經濟實力，並運用經濟力量建立與區域組織之戰略友好關係加深其區域影響力。另一方面又積極擴增海軍軍備，強化威懾能力以達成區域主導地位的企圖，相對在海權及海洋戰略的改變，亦會呈現區域整合的現象，以利抗衡大國在區域的介入及影響力。而全球性的海上交通運輸已不再是由少數幾個國家所把持，雖然國際局勢形成一個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是超強的美國目前也無法應付同時兩個強國的海上威脅，如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另外，全球性的交通航線已非由單一個國家可運用其海上武力所能維護的，且海上封鎖影響所及不僅僅是相對的敵國，還包含周邊國家，例如臺灣周邊海域遭受封鎖，可能影響日本與南韓海上石油運輸

線，造成石油獲得成本增加，進而影響日本與南韓的民生物價。全球化發展也反映出各國對國際法普遍管轄原則的重視，尤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已成為各國爭取海洋利益與解決海上爭端的依據，以往大國的「砲艦外交」的效能不再具有絕對性，任何一個國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也將會遭受其他國家共同譴責或以同樣的行為對待，同時國際法的實踐也同樣造成各國為爭取海洋資源，漫無止境的掠奪島礁，填土造陸和建立駐軍與設備，如日本的沖之鳥礁、南海各島礁，使得現存的海權問題更趨複雜。因此，未來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海權發展中，海軍武力的運用將著重於區域性整合，以國際法中航行自由的維護為目標，以及作為國家之間海洋利益爭端的工具。因此，依據上述分析，可獲得下列4個結論，以呼應前言所提4個問題：

- 一、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大強權聯盟的意識形態對抗的瓦解，促成世界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多邊組織與區域安全合作機構的建立，使得沿海小國可透過集體安全方式，對抗遠方的海權大國。傳統海權大國運用「砲艦外交」的手段，脅迫他國讓出海洋權益與貿易利益，其效果將受到很大的限制。
- 二、雖然霸權主義仍是國際現實中的關鍵因素，國際法如人道法、武裝衝突法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遵守的依據。全球化相互依存結果，使國際組織地位與效能獲得有效的提升。雖然聯合國未能有效阻止美國攻擊伊拉克，但對北韓及伊朗的核武問題上，聯合國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三、西方強權傳統的海權發展為爭奪殖民地與維護海上貿易交通線，冷戰時期意識

形態的對抗為美國防範前蘇聯對海上交通線扼制點的威脅。因此，各個國家於平時即運用制海權確保海上交通線。但在現今全球化時代，即使美國也不會公開對中國大陸採取敵對的制海行動。因此，海上交通線的威脅，在平時主要來自於非傳統安全，此威脅型態須透過國際合作來解決。然當兩個敵對國家進入戰爭狀態時，交通線的封鎖與反封鎖則會在敵對國家的港口，而不會分布在世界各地海上交通線上。二戰期間德國對英國商船的海上游擊戰將不可能再發生。

四、海軍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海權發展中，在平時：主要任務在於領土、領海、海洋權益與自由航行的維護，以及海上非傳統安全的國際合作。在戰時：除了美國具有運用海軍介入世界各區域事務，以維護其所謂美國利益外，絕大部分國家的海軍任務主要在防禦敵人來自海上的威脅。

從美國對世界各地區事務的介入情況，可以了解到恐怖主義與中國崛起的威脅是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馬漢的海權理論在21世紀仍將主導美國海權發展政策。海上交通線的安全與護航始終不會是美國核心任務。其艦隊殲滅的海權思想，在和平時期將形成對潛在敵人海權發展的壓制作為。這也就是美國仍在西太平洋的關島、印度洋查戈斯群島的迪戈加西亞島及大西洋亞速群島的拉日什場等維持海外基地的原因。「海軍外交」對美國強權來說，仍具備相當重要的價值。但是中共的崛起及其對海權發展的方式，除了東海與南海島、礁主權爭端是無法妥協外。在全球化時

代下國際間的各國海權發展，將以區域非傳統安全合作方式，取代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抗。

（收件：105年6月2日，接受：105年7月11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蜀寧，2004。《海戰與戰略》。臺北：國防大學。
- 王逸舟，1999。《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明峻，1998。《當代國際法文獻》。臺北：前衛出版社。
- 施治，1979。《拿破崙、柯白、馬漢與海軍戰略》。臺北：三軍大學。
- 倪世雄，2014。《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
- 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總主編，2007。《國際關係》。臺北：五南圖書。
- 翁明賢，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臺北：創世文化事業出版社。
- 馬維野，2003。《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徐曉明，2007。《全球化壓抑下的國家主權》。上海：東華師範大學。
- 袁鶴齡，2004。《全球化世界的治理》。臺北：若水堂。
- 梁芳，2011。《海上戰略通道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 許湘濤、陳淑鈴譯，2001。《全球化大轉變》(Global Transformation)。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 S. G. Gorshkov著，朱成祥譯，1985。《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Ulrich Beck著，蔣仁祥、胡頤譯，2004。《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著，范利鴻譯，2007。《海權論》。北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編，郭清志譯，1970。《蘇俄的海權》。臺北：三軍大學。
- 約翰·哈頓道夫(John B. Hattendorf)，維恩·休斯二世(Wayne P. Hughes, Jr)著，海軍學術月刊社編譯，1990。《海權經典學說》。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
- 傑佛瑞·提爾(Geoffrey Till)著，李永悌譯，2012。《21世紀海權》(Sea Power-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期刊論文

- 林文隆，2008/2。〈美國霸權的崛起歷程與海權論〉，《國防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期，頁7～37。

網際網路

- 2009/9/4。〈1899年9月6日 美國海約翰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中國網》，<<http://big5.china>

專書譯著

-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海軍學術月刊社譯，1990。《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
-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Jonathan Perraton著，沈宗瑞、高少凡、

com.cn/aboutchina/txt/2009-09/04/
content_18461685.htm>

黃靖軒，2015/11/18。〈獲獎美國記者，揭露ISIS和「反恐戰爭」的真正起源〉，
《報橘》，<<http://buzzorange.com/2015/11/18/isis-rise/>>。

陳韻涵，2016/3/3。〈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制裁北韓決議案〉，《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5/1537732-%E8%81%AF%E5%90%88%E5%9C%8B%E5%AE%89%E7%90%86%E6%9C%83%E9%80%9A%E9%81%8E%E5%88%B6%E8%A3%81%E5%8C%97%E9%9F%93%E6%B1%BA%E8%AD%B0%E6%A1%88>>。

影音中心，2015/11/30。〈索馬利亞海盜囂
張對峙 下一秒卻被俄羅斯海軍轟回
老家〉，《中時電子報》，<<http://tube.chinatimes.com/20151130004420-261412>>。

外文部分

專書

Sam J. Tangredi, 2002. *Globalization and Maritime 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網際網路

Kenneth N. Waltz, 1999/12.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2, No. 4, pp. 693-700 <<https://webfiles.uci.edu/schofer/classes/2010soc2/readings/8%20Waltz%201999%20Globalization%20Governance.pdf>>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2000.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No. 118, PP. 104-119, <<http://www.asu.edu/courses/pos445/Keohane%20and%20Nye--Globalization%20What's%20New%3F%20%20What's%20Not%3F.pdf>>